

台灣畫家董籬的四十年藝術生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他從小被視為天才畫家。兩歲半才開口講話，但三歲就能畫畫，五歲就能寫字。十歲進入畫室習畫，接著就讀美術資優班。十七歲已經能用鉛筆畫出以假亂真的人像，隨即不再追求寫實，進入超現實主義時期，並且展開各種視覺藝術的創作，同時他也寫作。學生時代寫下進百萬字的小說和詩文練習，也畫下了數千張繪畫，分別得到許多獎項肯定。二十歲辦完第一次個展之後就在畫壇出道，在台灣各地畫廊展覽不斷，並且受邀參加台灣現存最資深的五月畫會，成為五月畫會當年最年輕的成員之一。

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並列為台灣早期進入當代西洋繪畫時期最重要的藝術團體，兩大畫會早年創始成員日後盡皆成為一代大師。後來東方畫會解散，五月畫會創辦成員年屆退休時，重新開始招募新生代畫家加入，每年舉辦盛大的年度展覽。董籬即是這階段首批獲邀加入盛會的畫家之一。

第二個階段是二十幾歲到三十幾歲的人生黃金時期，董籬卻選擇在這個時期淡出畫壇。「因為我的人生沒有命題」他說，因此他認為自己的畫也沒有真正的使命。在校時期他的超現實巨幅畫作「東城晚宴」描繪當年剛興起的台北東區夜生活華麗俗豔又荒謬的景觀，受藝評家讚賞撰文評析刊載在中國時報藝文版。但後來他反省自己在畫中的社會批判，根本不是他自己的思維，只是從新聞報導裡讀理解來的東西。

他認為自己從小被當做天才畫家栽培，一帆風順出道開始賣畫，畫的是批判社會現象的主題，但是他哪裡真的知道什麼社會現象。他連一般人是怎樣從小學一路唸書到大學的生活都不曾接觸過，父母又是知名電視編劇，家中甚至沒有一個上班族。比同輩更早出道，也讓他更早接觸到真正的社會現實。畢業前他沒有接受畫廊們送來的任何一份合約，反而選擇去當店員和業務員。當時他有三個想法：一是趁年輕去做現實社會最多人做的工作，否則就這樣當畫家到中年後，再想嘗試別的生活只怕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了；二是他覺得自己比一般畫家早十幾年出道，看到很多當年台灣商業畫壇還不夠健全的生態，既然自己走得快，也許能夠花幾年時間學做生意，來幫助後輩年輕人有更好的環境；最後則是他自己知道自己其實什麼都能畫，走上超現實主義是崇拜達利，進入畫壇能賣畫也是他很快就知道怎樣能畫出好賣的畫。他看不到自己的人生真正要追求的是什麼。儘管評價再好，他卻說服不了自己這是他要的。他決定先放下畫筆，去尋找自己真正要畫的東西。

然而這一放下就是十幾年。中間他在公司任職過高階主管，也自己創業開過公司，甚至一度差點結婚生子，走上一條和藝術再無關係的上班族人生道路。然而三十五歲那年病倒，使他進入人生第三個階段。

重病是因為過度操勞，而過度操勞是因為他一直覺得「這樣的生活不對勁」。他回想起來，原本他可以安安穩穩上班並且結婚成家，卻總是覺得哪裡缺乏真實感，因此只要一有機會他

就想要做更多事情，最後一天工作超過十五個小時差點過勞死。休養兩年後，身體虛弱的他重拾畫筆，低調地開了小小的只有好友參加的復出畫展。那時他開始意識到，「原來那隻鬼一直都在那裡等我」。當年他因為不知道自己應該要畫什麼而放下畫筆從商，後來也徹底忘了還想改善畫壇環境的初衷之一，完全換了另外一個人生。「但是那隻鬼一直都在」，所以他其實一直還在找他應該要畫的東西。

三十五歲以後的他，重新花十年再磨一劍。

重新開始畫畫，他馬上就發現他仍然是一個隨時可以改變風格、技巧、主題的畫家，找不到能夠說服自己真正想要畫的東西。他終究還是要面對自己的困境。他一邊畫一邊跨足其他創作領域。除了寫作和攝影之外，他還投入表演藝術創作，甚至過去不曾接觸過的音樂和舞蹈等領域。因為重病讓他發現自己肉身的存在，持續的病痛也讓他無法忽視自己的肉體。這也讓從小面對著自己才華洋溢的一面長大的他，不得不轉身面對自己殘缺與不足的一面。

經過將近十年的表演體驗，以及對肉身的修復與操練，這次他不是從畫筆或任何視覺藝術的新思潮上面得到靈感，而是從他自己的身體裡面找到他的手需要表達的方式。終於在近兩、三年來，他從自己的灰燼中重生，從自己毀壞的肉身中長出新的繪畫。「原來，我的命題不是我應該畫什麼，而是我需要畫什麼」2016年，他在五月畫會六十週年大展後，談及自己的藝術創作時這麼說。

最新的系列創作《方·禪》是他近年《線景 | LineScape》主題的支系之一。超過五十件的新作品，在每一張小小的四方境域中都是一個布局神秘的禪語。他的畫並不能用文字解釋，因為他認為那個在除了畫以外，任何其他方式都無法重現的縫隙，正是他的肉身所發出必須要透過繪畫才展現與實踐的釋放與修練。他的畫並不是先有一個能夠用文字表達的故事，然後用畫去詮釋出來，而是從意識與身體中直接以畫的方式生長出來。這或許無法再用一種主義或風格來解釋，但也可以說到頭來還是超現實主義。甚至可能是超現實主義發展了近百年之後

，最新也最靠近潛意識深處的一個出乎